新夜報

(第一八五號)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本報呈請登記許可

(社址)上海山東路八號 (電話)九一四九四號

▲新夜報價目 本埠 (每月)大洋四角(三個月)大洋一元(六個月)大洋二元八角(全年)大洋三元四角 外埠 (每月)大洋五角(三個月)大洋一元(六個月)大洋二元四角(全年)大洋四元五角 本外埠寄費一律在內 報費先惠郵票九五計算

天寒霜厚 午前九時廿八度

徐家匯天文台今晨十一時天氣預報云、中國氣壓平常、低氣壓將越日本南部東南東方、山東四週西南風、有雲、揚子流域西風、中國天晴、陵島南東北風、本埠天晴寒西風、氣壓高穩、有厚霜、四時氣溫三十三度一、九時三十九度八云、

# 華北充滿危險與恐怖

# 熱河平津秦皇島戰雲瀰漫

## 日軍雲集西向造作和緩空氣顯欲乘我不備一舉奄有冀熱

## 我軍現加緊準備湯玉麟即赴前線督師抗暴大戰立在目前

## 叛逆廢帝之兄託勢到平陰謀不測大變亂

(本社八日北平專電)榆關日兵雲集、交通斷絕、敵軍鐵甲車均集中車站之西南、有準備西進勢、日軍第八師團已由錦州移榆城西街田中玉宅侵駐、石河西岸敵已築就陣地、我軍仍固守石河西岸、前哨不時有小接觸、

(本社七日北平專電)駐秦皇島日海軍司令津田、向我軍提警告、謂日僑所遺房屋、有華人侵入、要求我方負賠償責任、並稱如再發生此事、即取斷然處置、我駐軍知其借故挑釁、秦皇島恐難免戰事、我駐軍決抵抗守土、秦皇島我軍已沿海築堅固陣地、現英美軍艦限一切輪艦靠岸、防止衝突、(本社七日北平專電)七日晨、日飛機三架、又飛秦皇島昌黎偵察、打通綫新立屯昌又增兵、意在進攻開魯、熱軍李參謀長已赴朝陽開魯慰勞、並視察前方、湯玉麟必要時將往前綫督戰、

守備隊及僑民、未表示敵意、雜居華街之日人家屋、附近中國當派警察保護、極力防止事端之發生、此乃緩和我方緊張注意力之慮偽宣傳也)

(本社七日北平專電)石河前綫七日僅有槍聲、西刻日鐵甲車忽至石河東岸、向黃土岡發三砲、旋即去、石機七日下午到海陽鎮(前誤爲膠東海陽)擲三彈飛去、日機七日到九門口擲彈十餘枚、無大損害、(本社七日北平專電)日軍鈴木二三兩聯隊、已開進沙河、並佔附近村莊、迫人民築工事、日步騎聯隊七日向九門口出動迫我左翼防綫、

## 熱河形勢極度緊張

### 日軍大隊侵入叛逆喪心病狂

(本社七日北平專電)錦州停日機四十架、通遼亦到逆軍三團、日將以偽軍華人組敢死隊、任衝鋒者張、(又電)熱邊形勢極度緊張、日第八師團已到義縣、日鐵甲車昨夜在朝陽寺向我南嶺口北營炮轟、旋回義縣、

(日本電通社八日長春電)滿洲(偽)國重視熱河之形勢、決定(本日方之意採如下方針)、(一)滿洲國以長城爲國境、須絕對的確保其領域內之主權、如有威脅新國家獨立之侵略行爲斷然之處置、

、始終排去之、(一)對侵犯新國家獨立性之行爲、照日滿議定書、與日本協力、(一)爲張學良之反滿行動、(一)爲對內的政策、二欲於國聯總會開會前、喚起世界與論、引導事態於己有利、滿洲(偽)國近將此等眞相、宣明於中外後、對侵犯(?)獨立之事實、決採

## 日方對平津之陰謀

### 溥偉到平謀亂日兵行動詭異

(本社八日北平專電)溥偉此次來平、有特殊政治作用、行動皆有外人保護、(本社七日北平專電)日佔榆關後、按戶搜索、騷擾不堪、強榆公安局長日方委安得功接任、(本社七日北平專電)周大文談、榆情緊急、平市治安重要、現佈置極嚴密、治安決無虞、防空事宜、已準備完妥、(本社七日北平專電)守榆關團長石不安因迎戰負微傷、七日由秦皇島來平、午夜可到、(電通八日天津電)日方消息、山海關方面之形勢、南軍依然對峙、惟天津附近人心、漸歸鎮靜、塘沽華軍、雖於事變後、構築防禦陣地、下午九時以後、宜布戒嚴、但對日本

## 張學良決心拚用

# 生命與熱血

### (對記者談)維護正義保衛國家 山窮水絕只此是路

(本社八日正午一時北平急電)各記者今日午刻訪張學良、張方軍書旁午、抽暇對記者長談、大意謂日本侵佔東三省、旋及榆關、最初我人原期仗借國際運動挽回和平、故我方以萬分誠意、委曲求全於國際和平機關、距今兩年餘、迄無寸效、現在惟有以我們之生命和熱血、來維護正義、並保衛國家云云、

(本社七日北平專電)張學良定八日晨十時接見記者、報告一切重要問題、(本社八日南京專電)鮑文樾談、自昨晨迄今午止、尚未接張學良關於榆秦事電報、當無十分激烈衝突、日軍如再進犯、我決繼續抵抗、

駐秦島之劉營長

## 丁超李杜繼續抗暴

### 日方無聊造謠中傷謂將降逆

(路透七日哈爾濱電)據日方消息、丁超現駐於密山北面附近、依國邊界之河城、日人謂丁派代表持函至佳木斯、晤日司令廣瀨、表示願解除武裝、回哈爾濱、歸降滿洲國云、又據此間日人消息、人見旅團一部份、繼續向密山進發、途中已與李杜軍隊小有接觸、如李不投降、則密山附近將有劇戰、日方又稱、滿軍近在安達站南三十哩之大東城附近、擊潰義軍一千五百人、殺死約一百八、奪獲迫擊砲十二門、來復槍一百四十枝、機關槍一架、

## 駭人聽聞之共管霹靂

# 英法日本締結密約侵華

(日態度已顯)

### 消息公露後英法外交當局始終不否認

### 法駐日大使啓程返東京傳與榆事有關

(本社八日南京專電)日本與英法締結密約、我國在一月前、已得報告、爲顧全國際禮貌起見、不欲多所露骨申說、近來此項消息透出後、英法外交當局、始終不作光明確切之否認、密約之談、更使人不能無疑、

(路透七日巴黎電)法國駐日大使瑪蒂爾、現將起程回東京、今日由總理彭古接見之、路透社探悉某法報所載瑪蒂爾大使、已奉訓令對於山海關事向日外務省明白說話一節、並非事實、據聞法國之政策、依然爲國聯之政策云、瑪蒂爾對於遠東事件甚有經驗、在調駐東京以前、曾在北平多年、任使署一等秘書及公使職、

## 榆關事件

# 應歸國聯處理

(日內瓦之輿論)

### 爲中日爭端枝節問題 不能認爲與國聯無干

(哈瓦斯社七日日內瓦電)南京政府、因山海關事件、認爲國聯會之十九國委員會、不能不立即召集、但本日中國代表團、並未向國聯會提出正式請求、顏惠慶今日曾訪國聯秘書長德魯蒙爵士、大約顏代表深知十九國委員會主席比外長希孟氏、星期四始回日內瓦、而在希孟抵此以前、十九國委員會、無法召集、本社記者、相信中國代表、爲同一事件、曾試探法國政府意見、至於東京方面所稱、山海關事件、與外國無干一層、國聯會人士、不以爲然、渠等以爲山海關事件、爲中日爭端中之一枝節、中日問題、既應全部歸國聯會處理、則此事當然亦在其內也、

## 榆關失陷後

# 蘇炳文極奮激

### 擬最近偕馬張等返國抗日 編書寄日內瓦痛述日暴行

(本社七日北平專電)蘇炳文七日由俄電韵東慶稱、余恐難赴日內瓦、現正將日軍暴行編書、八日可編成寄日內瓦、蘇炳文聞榆失陷、極奮激、擬最近偕馬占山張殿九等返國抗日、士兵亦願早歸效命疆場、

## 日人强佔我榆關

# 傷兵之目擊談

### 日先尋釁反提無理要求 官兵奮勇抵抗犧牲慘烈 最後來攻我軍含痛退守

(北平通訊)昨晚有由榆關來平之傷兵向記者談稱、日軍突於本月一日晚九時在榆關南門外及車站一帶各射擊數槍、並向南城牆投擲手溜彈一枚、事後臨永警備司令部喚參謀長派陳外交祕書向日方交涉、隊長若何交涉、日方竟提出四項無理條件、㈠要求我軍退出南關、㈡解除南門外及東站一帶警備、㈢城牆上守兵須撤除、㈣讓出南門、强迫我方承認、否則武力解除、我第九旅官兵聞之均極憤慨、當不承認、決心抵抗、抱定大無畏精神、以盡守土之責、當嚴詞拒絕、並請日方候何柱國司令二日返榆再與交涉、確非以往可比、實爲侵佔榆關、及灤東整個計劃之實現、惟日軍此次暴行、如日關東軍於一日在前所停二列兵車、在萬家屯停一列兵車、在榆關東站停一列兵車、乃爲各聯隊無疑、似均加入攻榆部隊內、人數在三千以上、大炮輜重機槍均極完備、二日早開始向我軍射擊、我軍當卽抵抗、然日軍之飛機尙未向我軍投彈、係其準備尙未完成、迨至二日下午戰況稍寂、三日晨日軍陸海空卽向榆城作第一次總攻擊、大砲飛機兵艦齊向我榆城東南二門轟擊、步兵亦向東南西三門衝來、經我軍奮勇抵抗卒將擊退、三日下午二時日陸海空軍第二次總攻榆城、激戰約一小時亦未得逞、下午四時日軍第三次總攻後、城垣多被擊塌、日甲車乃撞破南門而入、我守榆之何柱國部第六二六團第一營安德馨部全部殉難、安亦陣亡、第二營安灤東部損失亦在半數以上、第三營王百仲部則在北門外抗敵、亦有傷亡、日軍破城後、守城團長石世安不得已乃退出、城內居民死傷尤衆、較之軍隊尙多、日軍死傷亦衆、數目不詳、三日晨我軍曾一度開北門、放出難民頗多、六二五團長田澤民、現在秦皇島北三里之馬棚、所屬第一營劉振論駐秦皇島、第二營營辛占魁現在九門口、六二七團李樹藩部第一營王發祥、第二營邢啓運、第三營王念祖均在石河一帶、士兵重傷者在前方診治、輕傷凡能行動者均送來北平後方醫院診治、我軍最前線現在石河、何柱國旅部則在海陽鎮、榆關此次遭敵殘忍砲火攻擊後、加之連日大火、全城均成斷瓦殘垣、士兵居民死傷盈野、慘狀實不忍睹云云、

## 平抗日會

# 電慰何柱國

(本社七日北平專電)平抗日會七日電慰何柱國、並購食品運前方慰勞、(本社七日北平專電)平婦女聯會、決週內舉辦慰勞榆熱傷兵、義軍募捐三十隊、分途出發、募得捐款物品送前方、十三日停止工作、

## 蔣委員長軍書旁午

# 嘉慰請纓將領

(囑各待命)

### 並令維持防地治安以免反動乘隙竊發

(本社八日南京專電)蔣委員長七日親自批閱各方將領請纓電、當即復電嘉慰、囑令切實整飭部屬、靜待命令、在此嚴重時期、對於防區治安、尤須嚴密戒備、藉杜反動者乘機竊發、

# 劉文輝三路回成都

### 各界請鄧田出兵抗禦 並電劉湘楊森等夾擊

(本社七日漢口專電)劉文輝背信由江口石蓉舖雙流三路回成都、各界五日電請鄧錫侯田頌堯出兵抗禦、並電劉湘楊森劉存厚夾擊、

# 駐日俄使

### 俄政府已內定 卽將正式任命

(電通八日東京電)駐日俄大使托拉亞諾夫斯基、定二月七日歸國、其後任雖有加納罕氏說、但俄政府、已內定由現駐墺公使優列萊夫陞任、已向日本政府徵求同意、日政府並無異議、近將予以同意之回答、然後由俄政府正式任命云、

## 駐上杭粵軍

# 剿白沙紅匪

### 激戰後斃匪無算

(本社七日汕頭專電)駐上杭粵軍會友仁旅淩兆率兵剿白沙紅匪、抵園墩、激戰數小時、斃匪百餘、匪第八師殘部向長汀舊縣逃竄、鍾紹葵在千家村擊潰匪楔範警、偽警匪五十餘、向古潭官莊竄逃、

## 羅斯福史汀生

# 會商國際問題

### 羅氏在就總統職以前 不能如願作兩月休養

(路透七日華盛頓電)羅斯福定星期一日與國務卿史汀生會商國際重要事件、羅氏本冀在三月四日就總統職以前、有兩個月之休養、但現變殊未能也、(路透哈瓦斯社七日華盛頓電)國務卿史汀生宣稱、屆星期一、退將與羅斯福新總統、會商各項國際問題、

# 柯立芝昨舉殯

### 胡佛總統夫婦等均往執紼 殯禮甚簡葬於其繼母墓側

(路透七日諾桑浦墩電)已故美大總統柯立芝今日舉殯、執紼者甚衆、多爲一時顯要、胡佛總統夫婦、被選總統羅斯福之夫人與子、及副總統冠狄士、外交團領袖法使及國會議員等、皆來送殯、遺屍置於以玻璃爲蓋之棺中、自今晨八時起、至出殯時止、陳置堂前、供人憑吊、瞻客絡繹不絕、魚貫而入、緩步繞行棺旁、以致其最後之敬禮、柯夫人率子人致堂、並未有追悼詞、棺車先行、而向葬地溧茅賁出發、(路透七日溧茅賁電)已故總統柯立芝屍棺、下午後抵此、安葬於其子及其繼母之墓側、

## 平豫章中學

# 全體職員絕食

### 電中央促進抗日

(本社七日北平專電)平豫章中學全體職員、七日起絕食三天、並電中央促進抗日、

# 滬戰時日商强佔木板案

日本留滬商人坂上次爲郎、原

滬僑民之需要、因戰事關係、所有木板等材料、移作戰壕之用、雙方衆願、所有材料不敷應付、其時有東嘉興路吉瑞里陳月亭者、年六十六歲、向在該處設木匠店頭、家有存放甚多、適在戰區之內、該商坂上、遂乘機强行佔奪、認爲已有、盡行搬去、迨戰事停止日軍撤退、陳月亭遂於上年十一月中旬、將該事據實呈報一分所梁所長控訴、當時該所方面以此事地點、本非在管轄區域之內、同時案件又涉對外交涉、遂命陳月亭先呈市政府援助、後由市政府命令該所長辦理、梁所長遂派書記官李家驥詳細調查、確係事實、且證據確鑿、遂由李書記官向日本駐滬領事館辦理交涉、要求償還代價一千元、遂即由日領署、傳入上次爲郎到署研訊、初猶狡賴、嗣因證據確鑿、無可圖賴、遂允賠償損失、願出洋三百元、嗣日領署當局、亦認坂上所爲、係違背法律、應受刑事處分、當卽嚴令坂上償還陳月亭七百元解決、市公安局當以梁所長處理得當、當予記功一次、並傳令嘉獎辦理此案之書記官李家驥云、

# 駐滬日軍明日閱兵

### 邀請本埠各國武官參觀 江灣路四週戒備甚嚴密

### 五區警署佈告市民毋驚擾

本埠日本駐華第三艦隊聯合海軍特別陸戰隊、原定四日上午九時四十分在江灣路上及虹口公園內舉行之大閱兵式、以該日天雨、致延至明日上午九時一刻在預先指定之各地集合、先作預閱、至十時四十分再作實際的閱兵式、聞此次閱兵、尙爲第三艦隊司令官米內就任後之第一次檢閱、觀閱官一職、卽由米內擔任、以特別陸戰隊司令官杉板爲閱兵式中之指揮官、其參加之部隊爲特別陸戰隊第一二三四四大隊、及出雲與天龍兩艦混合而成的陸戰隊五大隊、暨其他附屬部隊等約二千名、所有之戰車隊及砲隊、則晨準時集合江灣路黃陸路一帶、陸戰隊及機關槍車隊等則在虹口公園內集合、其他如電訊隊、旗語隊等亦均奉命一律參加、並已分別邀請本埠各國武官參觀、同時因受去年四川閱兵時發生韓僑投彈案之教訓、故自同晨起在虹口公園及江灣路之四週及附近、均實行作非常警戒、凡前往參加者、雖日本國僑民、亦須先向日本居留民團僑俱樂部及各路聯合會領取入場劵、方准通行、否則一律拒絕、屆時並由日本總領事館派出警官四十名、在附近一帶嚴密戒備、由花里警察署長親自負責指揮云、(又訊)日駐滬海軍陸戰隊、新年循例舉行閱兵式、業已決定改於明日上午九時在虹口虹口公園實行、查駐滬日本海軍陸戰隊、據調查確數爲二千五百人、其人數方面、五區總署署長新肇深恐市民驚擾誤會、特於今日發出第五號佈告、俾使市民明瞭眞相、茲照錄於下、

## 五區佈告

上海市公安局第五區總署第五號佈告、照得駐滬日本海軍陸戰隊、原定本月四日在虹口新公園舉行閱兵式、係屬該國每年例舉、業經本署三日佈告在案、旋奉公安局通報內開、爲通告事、查日本海軍陸戰隊原定本月四日舉行閱兵式、嗣因天雨改期、定於本月九日上午仍在新公園舉行、查日本海軍陸戰隊閱兵式、是例行之舉、並無其他作用、相應通報等因、奉此合再佈告週知毋相驚擾此佈、

## 參觀不確

又據消息、日本於明日武裝在虹口公園舉行閱兵式後、卽於閱兵後武裝前往閘北前淞滬戰事最激烈之八字橋等處參觀戰蹟、並憑吊日本軍隊之陣亡將士、該項行動、謂曾一再要求市當局通過、現據本日向當局負責探詢結果、不但我國當局未能允許其武裝經過華界、日本陸戰隊方面亦未有是項要求也、

# 上週債券價跌甚烈

### 以受時局影響猛降達九六元 三日間共成交二千五百萬元

上星期(自一月二日至七日)以適値國曆新年、上半週循例停市、全週實祇三日交易、該市仍極淸淡、三日間交易共僅九千元、市場人氣、而期市則爲價有大變化、如統鹽稅裁兵等、大致尙屬活動、進出均頗旺、查每日成交情形、週三以晨開卽成停拍、故實際交易、無多、結果是日交易仍有五百數十萬、以後兩日市面均甚佳、計每日合計、二千四百七十八萬元、其中月期之交易、亦九百八十萬五千元、一月期四日九千四百萬、二期有達一千八百萬、仍估一月期約六百九十餘萬、統稅、裁兵六、計六百八十一萬元、內鹽稅、裁兵三百四十八萬、編遣一百四十五萬、關稅四十二萬、一九關一百九十萬、二○捲二百九十萬、二○關一百七十萬、九六公債十二萬五千元、整六、一月期僅、整理六厘、四十五萬、關稅念五千、

[illegible]

上週三日間各債券變動統計、列後、

| 券別 | 期現別 | 最高 | 星期 | 最低 | 星期 | 高低差額 | 較前漲跌 |
| --- | --- | --- | --- | --- | --- | --- | --- |
| 整六 | 一月期 | [illegible] | 五 | [illegible] | 六 | [illegible] | 跌 [illegible] |
| 整六 | 二月期 | [illegible] | 五 | [illegible] | 六 | [illegible] | 跌 [illegible] |
| 關稅 | 一月期 | [illegible] | 五 | [illegible] | 四 | [illegible] | 跌 [illegible] |
| 編遣 | 現貨 | [illegible] | 五 | [illegible] | 五 | [illegible] | 跌 [illegible] |
| 編遣 | 一月期 | [illegible] | 五 | [illegible] | 六 | [illegible] | 跌 [illegible] |
| 編遣 | 二月期 | [illegible] | 五 | [illegible] | 六 | [illegible] | 跌 [illegible] |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附註」右表各種債券現貨價漲跌、均除上月份本息計算。

晨報晚刊即新夜報 特闢上海主要經濟市場當日行市表 二十二年一月七日 星期日

銀洋錢市

外匯

麵粉 洋麥

[illegible]

# 視察收復匪區 從應城到岳口途中見聞
## 刼後天門全縣人民多吃草根樹皮 現調査戶口行保甲制度組保安隊

本報特派記者旅行通信

天門在刁汊湖之西，皂市西南，岳口東北。算是鄂省最居中的一個城市。

我們的汽車跟在後面由徐軍長的車子導前，駛過師家河、到了叫柳家河的一個小鎮，這兒的土地非常肥沃，農村的風景也是十分幽雅，農舍的屋週，栽着箕竹，竹林的尖葉頂上，高聳出綠樹，如是你沒有想到這裏民間的疾苦，眞以爲是世外的桃源了。田間還留在枯凋的桑樹，整齊成列後來經過探聽以後，才曉得從前一般原有的農產物以外，繭絲是這裏的特產、但是經過幾次戰亂的關係，却已大爲遜色了。

當第十軍奉命進剿鄂中區時，卽以該軍所屬第四十一師，四十四師，四十八師及新三旅獨立三十七旅的二個師二個旅之兵力，先行進攻漢以及天門所屬的刁汊湖，在橫堤，乾鐸驛，小界潭及斗埠頭等處遇到了紅軍的主力之第八及第七兩師之十九團和第九師之二十八團，鏖戰甚力，雙方損失奇重，而刁汊湖也完全被國軍克復。當時紅軍八九兩師之二十五團在天長門皂市以西的地城鎮家場魚新河，其七師之主力在南岸者，有向北移動之勢，天門縣就在這個時候，非常吃緊。因爲天門岳口間常駐國軍綠故，雖然西北南三面都曾成了赤匪，而天岳二地不曾被長時期佔領，所以名義上此刻業已深入赤區，却還不曾被我們找出赤區的實蹟。

是下午一點三刻光景，我們到了天門。天門是個沒有城垣建築的鄉村式的一個縣城。因爲未曾經過劇戰，損失較少，房舍一切完全是村郊氣味。可是除了縣城之外，各區鄉村，從前都是赤區，而且經過多次激戰，整個農村的品質上建設，剩下的只是一個「破毀」了。最慘的尤是東南二區，既經戰禍，又蒙水災，連種子耕牛都沒有，因而雖有良地萬頃，也只能任聽其荒蕪而造成空前大饑饉了。

據縣長在招待我們時候說、現在全縣在食草根樹皮的確不少。但是怎麽會這樣的呢？因爲(一)、戰後及水災關係，人民逃散農具遺失，無法耕種；(二)國軍克服後，時在冬季，草木枯凋，農產物無從生長；(三)從前從事農業生產者農夫死的死了，跑的跑了，無人種植；(四)災區人民既無生產，卽無處以勞力換錢，因而向外購買的力量亦完全消滅。

▲▲▲▲

造成這個無可收拾的局面，現在政府已下令暫免地賦，並且定出減免田賦暫行辦法」，凡是縣內鄉村屋宇災毀，壯丁多數死亡或逃散，以致田地荒廢之區域，其田賦之減免得分全免減徵緩徵四種，各依時期之先後及情形之輕重決定之。

在招待視察團的席上，縣長報告天門縣目下的情形。他說自國軍把各鄉收復後，最難辦理的是「共案」的審理，因爲凡是從前是赤區的縣城的縣長、就兼任了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的軍法官，單以小小天門一縣而論，甲告乙是紅軍某隊隊長，乙告甲的是共黨委員，諸如此類眞眞假假的挾嫌，或告密的積案約近千件，據說在這短短的三二個月內，已經辦理淸楚了。

從前天門縣的鄉村被分爲五區，現爲適應事實的需要改做了八區。目下各區正在調査戶口，以便實施保甲制度。保安隊的組織共分四中隊，合計七百二十名。該隊經費由省政府每月發給一千六百元，此外按照田畝每畝收捐八分以充該隊經費之不足。因爲現在田地荒蕪的緣故，在預定的年收八萬數額僅能實收到四萬元。

因爲這裏沒有什麽重大的破壞，所以我們只匆匆的用了一些點心作了中餐，繼續向岳口出發。

今天我們整整跑了一天，到岳口時天色已經傍晚了。

岳口在天門西南區漢水中流，上控鍾祥襄陽，下貫漢川武昌，西連潛江沙市，無形中就成了鄂中區的軍事中心。現在第十軍的總指揮部設置於此，蓋卽取其便利指揮之故，岳口本來是天門縣所屬的一個市鎭，因其地處漢水中流，運輸便利，且爲附近谷縣出產物的輸出口，近一二十年來，市面不斷地繁榮起來，如今也算是鄂省中重鎭之一了。

我們跳下車去進市街時，全街多已貼滿了歡迎的標語，每家商店門前一律懸起了同樣粉紅色三角小旗，上面寫着「歡迎平京滬視察團」或甚至有幾個寫「平京滬視察團是我們的救星」，這樣的標語，眞的只會使我見了臉上一冷一熱的慚愧得背上汗雨直流！

在徐軍長出發至皂市們去迎我們的時候，他們的軍部已爲我們預備下了住所。我部隨着歡迎者與招待者的夾羣中，在街上打了幾個轉身，蹤進一家茶樓似的叫「得月樓」小客棧，門前還懸着兩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黨國旗，隨風飄展，門口擁塞了從四街集合攏來的觀衆。

雖是一個小客棧，在岳口却算是唯一的大旅社了，一共是三層，再下的一層大概是茶室，二三層是給客商借宿的，想來一定是經過一大掃除了」，表面上整刷得十分清潔。我們京滬在三樓，北平的團員內衛士除寄在二樓。

暮色漸漸地深濃起來，招待者很謙恭地領我們到軍部去。第十軍的司令部就在這裏一個關帝廟內，殿舍廚像，廊屋院庭因爲經過修理裝置內部早已成爲一個十分適合辦公的官址了。

這次鄂中區負勦赤全責的，即是第十軍的各師旅，招待我們沿途的除了總部派了兩位參議一個副官幾十衛士以外，也完全是他們。當我們一踏進軍部後廳的正大殿軍長會客室時，徐軍長就放出怡怡的笑容迎接我們進了客廳，一一地握了手。

「辛苦你們了！請各位隨便罷。」

「那裏，我們却沒有想到沿途有這末舒服呢。」

這時，他們早已給我們預備了盛宴，餚饌是非常豐美，我們原是早晨從應城出發喫了早餐到現在還未正式果腹過，當然各人肚子在轆轆作響。大家一坐下了席，個個毫不客氣地喫得如狼吞虎嚥一樣。這是我們的確不會預料到的，在一般人民爭食草根樹皮的這兒，却能得到這末富麗的酒菜，眞似他們當我詢問一般生活程度時的回答，說：

「…你們是卅六層上天的天仙，我們却是落在地下十八層地獄中一樣的在過活呢！」

這一怨語，想不到在一二個小時之內就給他們道着證明了。

# 羅山歷年災情調查
## 全縣損失二千餘萬 逃亡男女九萬餘人 刧後災黎將成餓莩

（鄭州快訊）河南省振會前派陳鳳翔、赴羅山縣調查該縣災情之狀況、記者今特詳述陳鳳翔在該縣調査之細情分述如次、

★……土地人口……★ 羅山縣共分六區、土地共一萬五千七百二十三萬方里、民衆約七萬七千三百餘戶、男女共約三十二萬四千五百餘口、土質肥沃、物產豐饒、氣候溫和、人材輩出、尤以縣南一帶、土地最爲肥美、既多山林、又饒物產、人民往往一歲之穫、足敷數年之用、衣食充足、人文蔚起、故昔有河南文風首推信羅之說、

★……連年匪亂……★ 民十六年、共產份子、復在縣南煽惑農工、利用流氓地痞、乘機搗亂、頻年以來、匪共交熾之下、繼以天災人禍、人民死亡枕藉、浸假至今、人烟稀少、廬舍邱墟、所謂大好富庶之區、變爲冷落荒涼之景象、綜計全縣歷年損失、總在一千九百一十四萬一千二百元以上、逃亡男女、約九萬零三百餘口、巨刦之餘、人民僅存喘息、若不及早設法拯救、刦後災黎、行將餓斃、

★……一區災況……★ 該區居縣治之中、所轄七、領鄉三十六、土地面積一千六百八十五萬里、男女共六萬九千三百七十五口、在民三年元月、被匪蹂躪、人民生命財物損失甚鉅、至民九年、復遭高善周攻城之慘、民十九年、赤匪陷城房數二千五百三十人、上年夏間、洪水爲災、本年(二十一年)五月、赤匪西竄、人民死傷三千一百二十人、逃亡者三千三百五十九人、目前(十二月)嗷嗷待哺者四萬三千五百三十二人、

★……二區災況……★ 該區土地面積、約一千七百七十方里、男女共四萬九千二百餘人、該區之張日鎭、檀樹鎭、時有共匪出沒、更有綠林土匪、燒殺搶刦燃燒房屋一千二百餘間、損失財物二百七十九萬餘元、逃亡人數五千餘衆、死傷三千五百餘口、田地荒蕪佔十分之四、

★……三區災況……★ 面積二千二百一十方里、男女七萬餘人、民十三經白匪之窟擾、死亡三百餘人、損失財物達三千餘萬、民十八水旱相繼、赤匪爲患、逃亡計三萬八千餘人、死傷五千餘口、牲畜損失一萬三千餘頭、財物三百餘萬、燒燬房屋四千餘間、現貧而無食者約計萬餘口、

★……四區災況……★ 面積三千七百八十方里、男女五萬餘人、該區及黃城山、均爲民十九淪爲匪區、共計燒燬各處房屋一萬一千五百九十餘間、損失牲畜一萬二千餘頭、財物三百九十八萬元、逃亡者二萬一千餘人、死亡六千三百餘人、嗷嗷待哺者、竟佔全區十分之八九、

○……五區災況……○ 面積一千二百六十方里、男女四萬一千七百餘口、該區與光邑毗連、時有土匪出沒、架搶燒殺、迄無虛夕、民十八土匪尙未平靜赤匪乘機竄入、今夏赤匪捲土重來、其經過地方、燒燬房屋三千餘間、牲畜財物損失一百八十餘萬、傷亡四千八百餘人、所有該區田地、已荒蕪三分之一、現時饑者只一千五百餘人、俱係無衣無食、

★……六區災況……★ 面積五千〇十方里、男女九萬八千四百〇五名、自民十八年八月、被赤匪蹂躪、三年於茲、本年七月、國軍大舉勦赤、始克復宣化店、現正搜剿東南餘孽、約在宣化店西南三十餘里共匪蹤跡依然如故、所有民衆、除被誘脅於赤匪、聽其壓迫殘殺者外、其餘均盡逃往廣水信陽、沿平漢綫附近鄉間、時被擄殺、動以千計、現僅存民衆五萬九千餘人、計各項田產房屋財物損失不下億萬、表列損失洋六百六十九萬五千元、僅就牲畜一項言之、現查克復地面、雖民少數歸里、而農村未復、田地荊棘、匪區內是否播種、不得而知、如已播種、尙須肅淸赤匪方可坐享其成、本軍赤匪遺留田間熟稻、雖經民團督率割穫存儲旋宣化店防空、又盡被共匪搶去、人民鮮有備糧、生活朝不保夕、社會崩潰、實無經濟之可言、如此危狀、秋收有後絕望、數萬災黎之民、均在坐以待斃、以上乃羅山縣歷年災況大概之情形也、

# 蔣令三省府 澄淸吏治改進縣政
## 安輯撫綏責在縣長 人選得失關係重大
### 頒布匪區縣長任用限制辦法

（漢口快訊）蔣總司令、昨(五)日電令三省、澄淸吏治、改進縣政、茲採錄原電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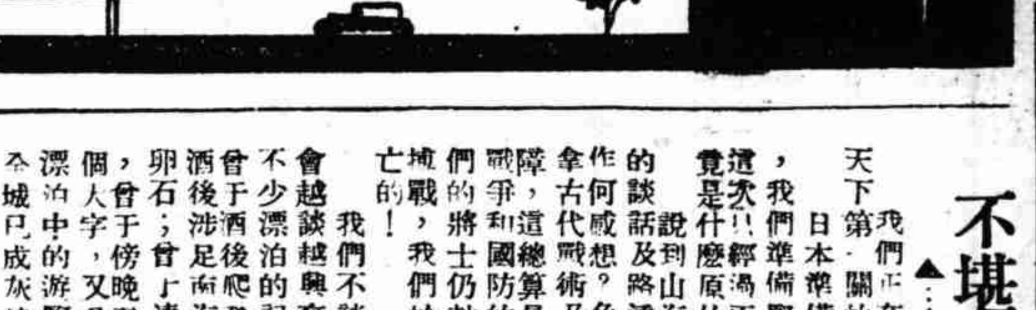
開封劉主席、武昌夏主席、安慶吳主席、勳鑒、匪患初平、安輯撫綏、責在縣長、人選得失、關係極大、近查各省縣長任用多非合格人員、流品日雜、吏治日壞、應澈底澄淸、用資整飭、除另由本部制定縣政研究會章程頒布實行、以儲備人才、改進縣政外、茲先制定剿匪區內縣長任用限制暫行辦法另文頒布、仰卽遵照爲要、蔣中正印、

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昨日令三省政府云、爲令遵事、照得專員縣長、均屬親民之官、責任宣傳、施政宜敏、倘遇事牽制、必無以行使職權、嗣後各該□所屬各縣之公安等局局長暨佐、裁局改科之科長、均應遵照縣組織法之規定、由各該專員縣長遴選任用、分別報由主管廳處直接委派、不得由主管廳處直接委派、專以責任、而便指揮、除先行電仰遵照外、合行令仰該□卽便遵照、並轉飭知照爲要、此令、

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昨五日令三省府云、爲令遵事、查各省對財政之監督、寬嚴互異、抑或失於放任、聽縣長任意濫支、而主管廳漫不加察、或過加束縛、聞有二十元以上、卽必呈請核准者、致緊急之必要費用、無法支辦、一切要政、何由施行、弛張失當、均非所宜、本部現已制定整理縣地方財政章程公佈在案、應各依照該章程之規定辦理、除預備費之動用、須得主管廳之核准外、主管廳不得於該章程規定之外、別加其他限制、在縣地方預算未成立以前、主管廳亦應酌情形、採用適中辦法、妥爲辦理、毋得因循舊轍、致妨縣政之進行、各縣長亦不得稍涉浮濫、致干重咎、除先行電飭遵照外、合亟令仰該□遵照、並轉飭所屬遵照切切此令、

# 本報啓事

本報自今年起離晨報而獨立，所有前刊張恨水先生著長篇小說「歡喜寃家」之續稿，卽日起移歸晨報婦女與家庭欄內登載，其所餘地位當另覓適宜稿件刊之，敬希鑒察是荷。



# 不堪回憶的山海關

漂泊王

我們正在迎接一九三三年的新春，然而號稱天下第一關的山海關竟陷在敵手！

日本準備攻擊山海關是遠在一年以前的事情，我們準備堅守山海關也是遠在一年前的事情，這次只經過兩三日的時間，山海關便陷落，這究竟是什麽原故呢？

說到山海關，那眞是天險！我們讀了何旅長的談話及路透電所傳華軍忠勇的報告，我們應該作何感想？角山（一名碓山）巍巍，南海湯湯，拿古代戰術及攻守來看，孤城堅固，還有長城作障，這總算是宜于守禦戰的地帶了，可是近代的戰爭和國防的條件，我們實在差得太遠了，而我們的將士仍鼓勇以血肉之軀和敵之陸海空軍炮火城戰，我們於痛心之餘，仍含淚說一句中國是不亡的！

我們不談這問題便罷，談到這問題，我們便會越談越興奮。我從前曾漂泊到山海關，留下了不少漂泊的記憶。我曾吃過山海關客棧的白酒，曾于酒後爬登長城，酒後涉足南海之濱，遠望漁舟往還，近拾貝殼及卵石；曾于清晨登角山之巔，把五色石帶回客棧，曾于傍晚登城樓欣賞秦檜所書的天下第一關五個大字，又曾做了好些山海關的讚美詩，來紀念漂泊中的遊覽；現在山海關竟告陷落，並且聽說全城已成灰燼，南海關進了敵人的軍艦，角山佈滿了敵人的砲架，這豈不足使我的精神受一重大的打擊嗎？

當我從日本囘國的民國十二年年底，我把日本和中國的民族精神政治情形社會現象略一比較，心裏早就感到一種無名的悲哀。後來在重遊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等舊地的時節，更感到這些地帶全是厝火積薪的地帶，最後從哈爾濱到北平，路經榆關，曾對同伴說道，中日兩軍總有一天會在這裏以砲火相見，長城上下的伏屍恐怕至少有五六十萬。咳！誰知道在這次的山海關爭奪戰中，竟應驗此一句預言呢？諸君莫謂現在赴國難的戰士不過幾千，在這次爭奪的期間不過數天，這不過是開端罷了；時日稍久，前面預言伏屍百萬之數，恐怕還是少說的呢！

# 苦悶的新年

蘇媞

在我們這智識份子之間，當那蘊藏着無限希望的一九三三開始降臨的幾天，倒總以爲她是新年的。雖然房東他們和我們的意見並不一致。

然而這新年多麽苦悶喲！太陽，[illegible]僅只在元日露了天色相。和在元旦之翌晨輝耀了半天。一到年初三，便又瀟瀟地下起雨來了，而且雨是下得那樣認眞，絲絲不絕的。

也許有一部份人是感到快樂的，如行政長官的團拜咧，放工的工人逛大世界咧，紳士們吃着豐盛的酒肴咧，外勤記者鬆鬆背頭在咖啡館裏陪女明友談天咧，編輯先生在寓所裏大享其家庭之樂咧，銀行職員大叉其麻將咧，總之也確有一部份人是感到新年的樂趣的。

或者正是物以類聚的解釋，雖說不是全數，偏偏我所接觸的，都是一些悒鬱的靈魂，在饑餓與寒冷交迫的困迫中，水成冰的北國度歲的友好，他們在寒風凜冽中；時懷念着江南的友好，叔儒的煩惱是日益加強了；他驚惕着一九三二失業的尾巴又給拖上了一九三三的年頭。此外，社會的各階層都忙着在爲他的命運嗟歎，他在爲他的前途發愁。此外，在客堂裏經常有人在那裏吵嘴，甚至打架兒，銀錢的交涉，上下和人家打架兒。晚上，閣樓下的老虎竈，包飯作的黃昏呢？一切照舊。

社會於我，却沒有一點新的感觸。在這苦悶的新年裏，我雖能努力，但總究努力不出什麽成績；因爲我既不甘出賣細才，又不善拍賣，也沒有什麽人來理睬，眼看着我們祇好艱辛地過一生了。目前雖則困苦，但我們祇得奮鬪！

一月五日、一九三三〇、

# 元旦

鄉村三部曲的一節

楊帆

揭開了元旦底清晨；
稀疏的爆竹聲聲，
——這農村的元旦喲，
——法令底忌辰！
★★★
元旦的清晨冷落，
天宇也陰沉不悅；
往昔的元旦呀，
——鑼鼓喧天，
——元宵競鬧，
鮮明底比照！
★★★
燈籠在門前移動，
人們復現了愁容，
這燈籠的提挈者，
便是昨夜的顧客！
無光的燈籠是這樣表示：
——除夕底夜還沒有消逝！
★★★
人們都這樣答覆：
要有，昨晚已經給你，
這有什麽法子？
窮了不是！
你多跑也沒有用處，
過了正月半，
或者竟時裏，
再作道理。
★★★
燈籠在門前絡繹經過
不會聽見有什麽結果。
這不過是：
破產的農村，
多一種點綴；
窮人的心頭，
增一重哀愁！
——一九三二之春，
在故里。

# 李宗仁印象記
## 身材倭小，不像三軍統帥；談話誠摯，曾率十萬雄師。

問：敵兵壓境，我們要不要抵抗？

答：要救中國，只有大家起來打！

柏庵

我和鵰兒兩個，跑了一天也沒有跑到什麽新聞，市政府，沒有，外交部沒有，要人公館，沒有，團體消息，沒有；跑來跑去，像喪家的狗，碰到的，都是壁！倒着的，都是霉，受着的，祇是一肚皮氣，一鼻子灰！兩個人搖與地，百無聊賴地，向返社的道上走。經過馬斯南路，我並不希望成功的說：——我們去看看李宗仁吧，聽說是昨天到上海的。

鵰兒說好的，兩個人便拿卡片傳進去。時候已經是黃昏了，都市的夜空浮蕩着一種春天濃烈的氣息，這精緻的小洋房裏，輝耀着強調的光波，花園裏，棕梠樹的影子在婆娑起舞，小鳥兒撲着輕柔的翅膀，從這一棵樹跳到那一棵樹上。我們癡呆地站在門口，欣賞這被強好過的大都市的自然環境，心頭感到一種舒徐的詩意。忽然，傳達從裏面走出來說聲進，我們的夢境給打破了。

坐在客廳裏，約摸等了五分鐘，他的桂軍總司令進來了。很使我們失望，我們想像中的總司令總當是一個虎背熊腰叱咤風雲的偉丈夫，但顯現在我們面前的却是一個非常倭的小個子。他穿了一件粗布的棉袍走過來和我們殷勤地握手，並且在桌上拿了兩支白金龍香烟一人敬我們一支，偏巧我和鵰兒一個都不吸的，所以祇好璧還了。

李先生談話非常誠摯，他首先說：我素來不大接見新聞記者的，這一次因爲偶然到上海！所以和兩位談談，不過請兩位不要在報上發表，假使要發表，那我李宗仁是要登報否認的！

他談話倒確有一種武人的氣概，直爽得很！這和圓滑的政客風度是絕對不相同的。我們問：「目下東三省弄到這樣子，照李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武力收囘呢？」他不假思索的說：「要救中國只有大家起來打啊！」

這里還有一個小小的故事，那時，報上說他是特爲到上海來挽留孫哲生的，但他却說並不是，並且說連孫哲生的面都沒有會過。他還附帶解釋道：一個從事政治的人因爲政策不行而辭職，那是應當的，因之，我個人就覺得無需乎挽留他。

剛剛說過，去的時候已經黃昏了；那當差的已經來報告了兩次，說是晚飯已經端正好了。但李先生却正和我們講得起勁，所以當差的第三次來便給他大喝了一聲，說是：曉得了！

我們看看有點過意不去，便託辭告別了；在歸途中，却仍然有些懊惱，因爲雖然碰到了，並且還講了許多話，但那不能算是一件新聞，因爲是請明白不許發表的。再，李先生的廣西官話，聽起來比較費力些。

一九三二之冬，在朝陽樓補記

# 清冷的元旦
## 一篇粗疏的日記

揭帆

從甜夢中醒來，新晴的陽光已照滿了屋，我揉揉眼睛，發覺壁上的日曆已經扯光了，於是我糢糊地意識到，今天已是一九三三的元旦。一年的歲月又蹉跎過去了！

昨天是像要下雪的，今天却出乎意外的好了起來，這莫不是前途光明的預兆？同居的老徐老柳也好像都已醒了，在咳着嗽，但誰都不響，似乎誰都在思安着怎樣開始這元旦的談話。我忍不住說：

——恭賀新禧！恭禧兩位仁兄前途幸福無疆！

——恭禧老兄發財！

——恭賀老兄生個大胖兒子！

他們兩個一人囘了一聲，大家狂放的笑了。隨卽，又拿出興者的本色，說究竟發財要緊還是生兒子要緊？討論的結果是發財要緊。理由是：不發財，生了兒子而養不活，那是糟糕的，發了財，要生兒子就馬上生好了！這一個女人不生換那一個。我們的口頭禪是一切都逃不掉經濟底決定！

絡繹地起來了，看完報，滑稽得很，幾位四川朋友來拜年了；咳，咳，對你們這些懂禮的孩子一點都沒有什麽吃。我們這樣說，他們却笑得在「折腰」了。

吃過了午飯，大家會齊了出去巡閱去；打金神父路辣斐德路一直走到八仙橋。路上非常淸冷，像嚴冬一樣，絲毫看不見新年底氣象。說國貨游行，又不知道游過了沒有，茫茫無所之總不是道理，進青年會去坐一刻吧。

到青年會，總算領略到一點新年的意味，許多吃教的紳士，小姐，在舉行着團拜禮。我們沒有參加，因爲我們不是教友，沒有參加的資格。假使不吃教而也可以參加，那茶點倒是白吃的。

退出來，走到大世界，那些花枝招展的姑娘們都已站在馬路頭，在那里待價而沽了。我倒當眞有點不平。元旦日，不管是勞心或勞力的勞働者都有休假底權利！她們爲什麽沒有呢？

一個乞丐跟在我們背後，嘴里唸唸有詞的說：「先生，今天禮拜日，做做好事，給幾個銅板我。」「先生，禮拜日出來，不在乎的，給一點窮人。」今天不單是禮拜，而且還是元旦呢。假如在鄉下，那乞丐一卜門便會給「發財糕」他的，如果那一家不給「發財糕」，就無異說那一家不要發財！然而發財是大家要發的，因之，元旦的「發財糕」也是家家都有的。

慢慢的走到虹新橋，沒有什麽異樣。而太陽倒又落下去了，空氣冷得很，我們便向返寓的道上走，走到霞飛路，一個俄國乞丐跟着我們說：「今天是一九三三的元旦，祝先生好！」他又拉拉他的袖口說「先生，很冷！」但我們因爲自己的荷包不豐，終於沒有給他。

霞飛路的洋商倒差不多全停業的，大部份的中國店却照常在營業，他們是要等着陰歷年初一才停咧。對中國人，說有辦法也是微乎的，這雙料的元旦便是一個例。

這就是我一九三三元旦所得的印象。

# 新年的讌會

戴亞諾

是一個陽光行將西墜，夜幕還未遮遍大地的傍晚，一陣陣凜冽的北風，不任地從窗縫裏打淮來，室內的空氣，死寂得眞像墓地一般，一個人孤寂地呆坐在房裏，覺得極無聊，在樓上拿了一本從杜君處借來的小說來看，可是連序文還沒有看完，就又丟在一邊，覺得那些一行之豆大的字，總沒有辦法使牠映到我的眼簾，想往外跑，似乎又沒有意義，祇得在一個八方尺地位的亭子間裏，踱着方步。

恰巧房東的娘姨，把陳君的請柬，送到我的手裏，這時，我簡直像久繫在牢獄裏的囚犯得到了赦令般的，把肩聳了聳，拖了一個枯瘦的身子，冒着那凜冽的北風，去赴新年的讌會。

一進了門，周圍熱鬧的空氣，使我這個孤寂的心靈，又怦怦地活躍起來。

「啊！你來了，好極！好極！」陳君含笑說着，把一支捲煙送過來。

「你們這裏倒熱鬧！」我一面看四週的人和物，一面吸煙。

「新年是應當熱鬧的！不過你爲什麽來得這麽遲呢？」陳君將左手拍了拍我的右肩，似乎有些不滿意。

「我是才接到你的帖子的！」我像辯護般的回答他。

這時，桌子上都已安置好了杯筷之類，桌上的菜，一陣陣的熱氣，不住地祇是往天花板上升騰，每個人的鼻子裏，都充滿着一種不可名狀的美味。

「請大家入座吧！」陳君像演說般的高喊着。

但此刻他們却不知怎的，似乎都像肚子裏已裝飽了似的，開始彼此推讓起來，無理由地耗去了十餘分鐘的時間，才坐將下來，把那圓形的檯面，整個地包圍起來。

「請！請！」很自然地從每個人的口裏發出。

幾張口除了喝酒，吃菜之外，還不停地大家談着國事，直至於女性……。

「貴姓，台甫……」

在這時，每個人的臉上似乎都籠罩着一層笑容，還帶些和藹的神色，但也可以說是戴上了一個虛僞的面具。

有一位穿嶄新西裝的青年，坐在我的右邊，這時正舉起了筷子，像演說似的滔滔不絕，在發表着他的「救國宏論」，並且每一段的話裏，還嵌着許多英語。

後來，由於陳君的介紹，才知道他是向從西又又大學買方帽子來戴的候補學士。

酒後，覺得坐在那裏很不舒適，便辭了陳君，踏上了歸途，這時腦海裏的思潮，却像怒濤般的在洶湧着，澎湃着，全身的血液，也劇烈地在交流着。是醉酒麽？不、不是的……是那位大學生給與我的印象太深刻的緣故。